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祝虔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學校科舉之制

仁宗慶歷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

不能覈名實有司柬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説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説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

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

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

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

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令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

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貢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隷未嘗無人雖因

令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嘗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曆之際

何異至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縫或曰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

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

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

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麄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　三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併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

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歷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

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員三百内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録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内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録如貢舉法

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涖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

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秘閣武藝於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

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

程頥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考詳修定條制頥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

宗即位乃草去奏舉而槩以定格于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多而不可以見人才於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為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

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
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
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
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
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
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
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
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

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内

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効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舊交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狥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

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寛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説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輙上第故科舉益弊吕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説毋得專取王氏尋

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説　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令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徠拔俗之才裨于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令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令年為始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説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内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

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
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髙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
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
次髙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
十無二三矣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
就文學言之經學又當先于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
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
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

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

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至是遂罷明法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

禮為通德熙寧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為言乃復置

以試士

八年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

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

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

詔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　五月甲辰詔進士

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

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

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

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

特奏命官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　五月乙巳
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徽宗崇寧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
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
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
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
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廱外圓內方為屋千八
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

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

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行三舍法於天下

元豐官制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丙午詔中書詔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員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别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

閤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勲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　詳定官制所上寄禄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禄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

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四年秋七月己酉詔定選格初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

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内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内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為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内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

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内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禄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受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叙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隷校勘合格團甲

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列選叙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隷于有司王安石言於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内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五年二月癸丑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癸酉以王珪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葢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

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雖為首相拱手而已

西夏用兵

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氊帽督戰挺先遣强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

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敵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冦韓琦議停其歲賜絶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彦博難之舉寳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

欽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四年春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時神宗新即位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復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累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禀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于

前辜復顧堅于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冬十月癸酉青澗守將种諤襲擄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

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誂
不協力從之秦鳯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
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户萬
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誂初劾諤
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從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
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迨十一月夏主諒祚乃詐
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
生事欲棄綏誅諤陜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敵

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遺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是月郭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夏主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

神宗熈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死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户諒祚遺之寶劒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劒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主

三年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陜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馬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頼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爲陜西

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四年春正月已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
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為七軍復以种
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
蕃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逵曰諤
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逵沮
軍事召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于囉兀城因以衆二萬
城囉兀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

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繂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髙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羅兀特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

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羅鄂特城治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衂罷知鄧州果不出郭逵所料云

元豐四年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熈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

伐夏而名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鄜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

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吕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熈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氊集兵會伐 八月丁丑李憲總熈秦七軍及董氊兵三萬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庚申又襲破之於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 辛亥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鄜延兵出

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内使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於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時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

令兩路合軍伐夏旣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瑪伊克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十八日圍城不能下夏人決黄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絶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

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星多哩鼎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絶其餽

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受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
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　夏四

月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

諸將非有光顔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六月辛亥環慶經畧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辰曲珍等敗夏人於明堂川　知延州沈括議欲盡城横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絶磧為寇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於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内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内臣

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
珪無慙色聞者恥之徐禧至鄜延种諤上言橫山延袤
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
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
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遷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
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
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
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

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扼
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
為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
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自腹心已與沈括議
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
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
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
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二十五里

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住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衆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及其未陣

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刃自率士卒拒戰夏人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

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餽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熈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

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謾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每為朕言之於是從公著知揚州

六年二月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慶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

經畧都總管　五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敵勢　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弊於兵令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㕵格嵬名密伊裕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猶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兹

搆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偽垂開納别効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强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𢧐討有罪令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陜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

州河外而翶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冦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草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冦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熈河諸砦　九月夏人圍定州城熈河將秦貴敗之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阿拉雅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

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蘄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恥無乃甚于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億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熈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藩邪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

名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

光曰自通遠至熈州纔通一徑熈之北已接夏境今自

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

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

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

衍往弔祭衍奏以為蘭棄則熈危熈危則關中震唐自

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

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

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五年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秋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六年九月夏人寇麟州又寇府州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環州

紹聖三年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

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黒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絶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鋭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脱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興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

吾境不過數日即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四年夏四月甲辰知渭州章楶城平夏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熈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隂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隂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楶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絶夏

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八月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元符元年冬十月己亥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嵬西壽監軍美楞多布斬獲甚衆夏人震駭

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滋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
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
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
蹙矣章惇與滋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
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
人不復振
二年三月丙辰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
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

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冬十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凌囊威明濟勒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徽宗崇寧三年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陜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末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益與敵戰則有勝

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敵所不至
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貶王厚于郢州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
廂監軍星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
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詰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
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
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
致之夏乃點兵渭延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

於邊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論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錫羅薩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都爾伯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分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

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
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
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
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
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貶為
郢州防禦使
政和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
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

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熈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邊之柄皆屬於貫　九月王厚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童貫匿不以聞

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熈秦之師十萬攻

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孙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宣和元年三月童貫使熈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别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葢朱巉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

克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熈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諸將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矣劉法既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　六月夏人遣使納欵詔童貫罷兵

熈河之役

神宗熈寧三年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威武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瑪爾珍𢪛盛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

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
問方畧王安石以為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
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
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
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
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
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
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

事所得不補所失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

而以竇舜卿知秦州與内侍李若愚按閒田所在僅得

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

為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

允

四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古

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

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番部俞龍珂在青唐

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内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五年五月以古渭砦為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為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閲法　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王韶引

兵擊吐番乞神平破蒙羅覺穆爾瑞巴等族初諸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瑪爾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穆珍渡河來援餘黨復集韶戒别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瑪爾珍首領轄裕勒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

未嘗輙費官本文彦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兾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彦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冬十月置熈河路領熈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為熈州以王韶為經略安撫使兼知熈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裕勒等來降以為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六年二月王韶復河州獲穆珍妻子　九月岷州首領穆珍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蕃穆珍遂據河州韶進破嗗納木葴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陿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穆珍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穆珍聞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

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七年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番別將戰於塔布城敗死　三月壬寅穆珍寇岷州穆珍雖屢敗而棟戩別將青伊結果莊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景思立既敗死穆珍勢復熾遂寇岷州刺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是月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夏四月穆珍復寇河州圍之時賊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

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熈州熈方城守詔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穆珍知援絶拔柵去詔還熈州以兵循西山繞塔布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穆珍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詔受之送穆珍赴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熈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

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穆珍為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八年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九年二月吐蕃果莊寇五牟谷蕃將凌戩諾爾結大破之

十二月果莊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歸之帝遣内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如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十年二月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常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夏四月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　十一月以宗格首領青伊結果莊為廓州刺史鄂特凌古為松州刺史

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果莊青伊

結櫳送京師初棟戩既死養子阿里庫嗣為邈川首領逼果莊使率其衆據洮河岷州誼等帥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鄂特促及部屬以自贖阿里庫懼乃上表謝罪

元符二年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瑪爾珍初阿里庫死子瑪爾珍嗣瑪爾珍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森摩欽戩等有異志以瑪爾珍季父索諾木丹津雄武諳毅之其黨皆死獨綽爾結得逃奉棟戩䟽族溪巴

烏之子必贊據溪格城瑪爾珍攻殺必贊綽爾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瑪爾珍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於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　閏九月吐蕃隆贊復據青唐王贍擊降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初瑪爾珍既降于王贍而贍與

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森摩欽戩迎
溪巴烏入城立穆珍之子隆贊為主其勢復張瑪爾珍大
懼自髠為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
隆贊及森摩欽戩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以青唐為鄯
州贍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
三年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初王贍留鄯州縱所
部剽掠羌衆攜貳森摩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
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湟

其臂無應者綽爾結請歸師本路為倡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瞻因棄青唐而還溪巴烏與其子錫羅薩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隆贊乃穆珍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巴爾關勒鄂丹斡曰懷義同知湟州加瑪爾珍懷遠軍節度使而貶瞻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瞻至穰縣自縊死

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彦等議棄湟州失策復薦高永年王厚為帥從之

二年夏四月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　六月童貫復湟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職會羌人都爾伯奉錫羅薩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内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陜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

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太乙宫火帝下手札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韡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都爾伯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隂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髙永年異道而進都爾伯三子以數萬人分據要害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都爾伯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熈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彦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

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出有差

三年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廓州　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王厚為武勝節度留後初厚率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誡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格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鍚羅薩勒張黄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

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薩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兹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薩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薩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

國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青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金無人哉

瀘夷

神宗熙寧六年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為梓夔訪察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

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黄葛下追奔深入柯陰寨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寳善馬歸之官以其酋海努勒知歸徠州其子及弟為畨部廵檢於是淯井長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八年十一月熊本擊瀘州獠渝州南川獠穆敦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穆敦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為南平軍以本還知制誥元豐三年五月復詔中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鄂特奔海努勒熊本重賞檄斬之阿鄂特餘黨習知邊隙海努勒匿不殺會海努勒老以兵屬其子奇塔特遂與阿鄂特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珦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覬望為害不細乃詔韓

存寶擊之存寶名竒塔特掎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竒塔特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茍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䕫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竒塔特與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没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竒塔特送欵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貲聞

四年秋七月韓存寶坐逗遛無功誅於瀘州以步軍都虞候林廣代將時乞㙮特復送欵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㙮特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㙮特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尸臠割食之過鵶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㙮特而還時朝廷懲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

明　馮　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元祐更化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時年十歲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即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

無苛斂寛民間保户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等弗與知也

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

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治亂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由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

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强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

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復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太府少

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丙辰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

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名之耶

名程顥為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為時望所屬故有

是呂會顗以疾不行尋卒　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寛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

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懽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

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

無益遂詔罷之　十一月丙戌罷方田　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熈寧末侁已嘗為是官至是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

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值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　罷保馬法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

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究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

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吕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

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

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户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寛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令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户寺觀單丁女户有屋産莊

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敕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奏疏畧未盡者駮奏之吕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吕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

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葢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葢未易也光不以為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

編户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為出毋多取于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

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

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劃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令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

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

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顔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竦然亦竟不為之慮　以劉摯為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寛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

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　壬寅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

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名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能從　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

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
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
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
下及鷄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
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
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寛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
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
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

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令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

覿蘇轍交章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令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黄奏曰熈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為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

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科次隨二稅輸納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

書侍郎

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至都堂議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揺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

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

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夷淪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令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怨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大防朴厚戇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

大開上意忠厚草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悶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冬十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摭乾興以來

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至是

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講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

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

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

於憂勤此葢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

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葢由祖宗所

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因數其事親事長治内待外

戚尚儉勤身尚禮寛仁八法以進且曰虛已納諫不好

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

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彦博罷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户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

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　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悦而引於内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

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説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葢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説遂已

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

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

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劉摯罷

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　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為右光祿大夫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書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呂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覿彭汝礪卿

宜與吕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名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闇猥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既視事吕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宣仁之誣

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葢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

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郡王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　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

之後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

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開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神宗既祥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養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宗

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

三年八月邢恕為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茍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渺身率先

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
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令當
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
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
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内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令後每
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
皇太妃準此
四年五月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已久遂懷怨望在

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
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
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上
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
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為之地
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
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
京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

爭之未決文彦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别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

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
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
州初確之貝祈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過
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勲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
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耶
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
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六
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

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吴安時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頴昌府傅堯俞言于太后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願聽之如蚊虻過耳無使有纎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吕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

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摯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

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奸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吕大防

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曽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宇内復安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

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絶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賔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旦輙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

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后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其

人宜復用其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宣仁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

於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台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克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岐王遣士克傳道語言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諂以官爵曰不

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詖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

裕奉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於同文館獄及甫彦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彦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事彦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

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彦尚主其兄忠彦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彦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

罪奏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摯梁燾已貶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

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内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

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内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

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洛蜀黨議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在

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
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頥力學好古安貧守節
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髙
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
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
改崇政殿說書頥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
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薫陶
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

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時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宫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九月丁卯以蘇軾為翰林院學士軾

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

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

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閤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

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為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

禮事畢欲往吊顧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顧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

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嘗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頋諸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頋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

力詆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徧謁貴臣歴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熈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

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

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惷不曉事為諫議時乃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為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葢指其劾程頤也　以胡宗愈為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覿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

與文彦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彦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歷時同為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諂事

頤再貶易知廣德軍

六年二月以蘇轍為尚書右丞轍除名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横捭闔無安静理陛下若悦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軾罷軾自杭州名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

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秘閣判西監頤再上表辭御史

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宫　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黄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吕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吕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强中國鞭撻羌戎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葢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揺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

為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紹述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

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

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下視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侍講豐稷亦以為言出知頴州

范祖禹復請對曰熈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意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逺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頼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熈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

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捄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葢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

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于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名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

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　十二月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

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黙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輙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
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
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
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
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
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為資政殿學士呂惠卿
為中大夫王中正復遥授團練使給事吳安詩不書惇
錄黄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劉安

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軍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三月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

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心焉其意葢紬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力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熈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葢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

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寛厚愷悌之政後世稱馬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蔵之梓宫及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静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

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屢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

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
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
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以
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
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
遂以户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從江寧過京留拜承
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
之不便于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詰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絶令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戸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抉揚鄙薄嗤笑剪除陛下羽翼於内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

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

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

英又論司馬光文彦博奸邪負國至比宣仁為吕武全

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

以為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熈寧法度皆

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

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

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

不聽　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院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罷　壬戌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熈豐之志首起惇為相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黄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

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熈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悅帝既相惇

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
名蔡京爲户部尚書　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
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
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
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
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
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
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

法差雇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熈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初司馬光盡革熈豐之政而罷雇役復差役獨於人情未協至是京惇相倚遂執以為詞復行免役法識者愈見其姦

戊辰以蔡卞為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

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為諸提舉常平官　五月以黄履為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惇確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舊臣無一得免者矣　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黄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

釆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

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

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

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

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

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悦

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

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

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謫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奈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吕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

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彥若黄庭堅等坐詆誣降官安置永豐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

公言益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吕大防監修神宗實録徙安州居住

二年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彦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

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毁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斵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

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
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
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為比
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救得免至是御史董
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遂出為滁州監酒稅　十
一月安燾罷時章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于帝
帝疑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
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燾言燾與常

安民表裏出知鄭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黨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令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

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彦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罷知河南府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諫俾日邇忠讜絶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

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羣姦嗣之衡決莫障遂重為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户公著昌化軍司户　癸未流呂

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從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

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横等諸州居住王攽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

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

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　甲辰蘇軾謫授瓊州

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髙州安置　章惇議遣吕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宫觀事考言實狀章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彚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入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

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擴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鑑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

問昂自議沮　己亥吕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　十一月癸酉貶劉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頤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周易

傳亦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

尋卒祖禹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閒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閏月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

加罪之意得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謡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